

徒然书

程保平 著

——散文随笔自选集

Tu Ran Shu



徒然书

——散文随笔自选集

程保平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徒然书:散文随笔自选集/程保平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 12
(铜陵作家文库)

ISBN 978-7-5650-1628-8

I. ①徒… II. ①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645 号

徒 然 书

——散文随笔自选集

程保平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总印张	121.375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总字数	2707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 com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628-8

定价: 360.00 元(全 12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江南一叶

——序《铜陵作家文库》

潘 军

今年三月，平生初到铜陵。

印象里，一个以金属为主体并以金属命名的年轻城市，与风花雪月的文学应该有所距离，其实不然。在铜陵，最愉快的事莫过于和当地的一些同行见面交谈。那是一次充满沙龙趣味的对话，其中就有这套书的部分作者。面对那些比我年轻的面孔，我仿佛看见了自己从前写作的姿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我一直过着一种自我放逐的生活。事实上我已经远离所谓的文坛多年。但每到一地，只要遇见真心写作的朋友，便会感到一份亲切和活力。那时我就会在心里提醒自己，骨子里我还是一个写作的人。这大概是我愿意为《铜陵作家文库》写序的理由吧？这套由市文联组织，囊括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儿童文学的文库，是铜陵近期文学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但我更愿意看作是五松山下一群文学人的一次浪漫 patio，无论是白日放歌还是

静夜私语，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这座金属城市没有脱离烟雨江南的诗意背景。

2012年中国文坛的盛事，是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那次聚会的话题之一，我曾有过这样的表述：第一，无论是作为同行还是朋友，我向莫言表示由衷的祝贺，因为他填补了中国作家与诺奖的百年缺席，尽管这之前的2000年，高行健也曾获得诺奖，但那时他已经加入了法国籍。第二，这个奖授予莫言，并非意味着他就是用汉语写作最好的作家，我想这一点莫言本人也不会否认。第三，这个奖虽说是给莫言的，但实际上肯定了一个写作的方向。

无可否认，我本人曾经为这个方向所困惑。很多年前，当我投身到一场后来被文学史称作“先锋文学”的实践时，我探求的是一种叙事的形式和文本的意味，作为小说家，那时我更多关心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我的全部努力是企图对传统小说模式进行一次彻底背叛，我深知一个写作者如同秉烛夜行，时刻都在寻找写作的方向。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文字的迷宫并不意味着方向的迷失，毕竟，文学是需要向社会说点什么的。这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写作的方向不仅是形式上的探索，最重要的还是良心的方向。你尽可以写得随心所欲，但不可偏离良心的坐标；你可以写得不好，但你不能趋炎附势胡说八道。这是一个写作者理应坚守的立场，更是一个写作者需要担当的责任。

在今天，文学不再是谁家的工具，写作只是个人的表达。写作者以写作的方式与这个世界沟通，并以这种方式确定自己的存在。没有人要求你写作，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情怀的寄托，一种欲望的满足，这情怀这欲望又是多样，比如倾诉和叙说，比如需要安抚自己的良知，比如

建构自己的精神家园。信息时代造就的网络社会,给写作者带来的最大便利,是自由。同时也使得文学变得不那么神圣,这是幸事。文学告别了蜜月,意味着趋于平淡。走下神坛,意味着人间烟火。写作的现场已经由游泳池变成了江河湖海,当写作成为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你会觉得,做一名写作者 is 幸福的,尽管写作中我们经常是饱含泪水。

面对赖以生存的世界,我们会有太多的感慨,我们也会欲言又止以至于最后无话可说。那就沉默,这或许是一个作家的底线。多年前,我曾这样说过:一个作家的自信,来自一贯信奉的文学主张和炽热的职业情怀,他以沉默的方式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他以沉默的姿态安然坐在自己朴素的写字台前,最后,他沉默地活在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沉默是一种高贵的气质。

三月里,铜陵虽是初到,但情感上对这块土地并不陌生。还是在民国年间,我的外祖父就曾搭安庆的戏班子来过大通镇,解放后我母亲也多次来此地演出。所以翌日,友人便陪我去看了大通镇的老街。那一天细雨飘飞,站立水边小码头,一望对面破败不堪的荷叶洲(我不想称作“和悦洲”),不免心生惆怅。烟花三月本是令人伤感的季节,那一天里我都在怀念,不禁想起陆放翁的诗句“天风忽送荷香来,一叶飘然忆故乡”。但此刻,我的怀念已不仅是先辈的足迹。

有记者问我:你对铜陵的印象如何?

我说:一见钟情。

我又说:但凡一见钟情,便意味着终身难忘。

是为序。

2013年7月30日,北京寓所

保平与《徒然书》

许 辉

保平要出新书了！这是我十分期待的！

我与保平是大学同系校友，后来又因为工作的关系，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合作十分顺畅和愉快。在文联和作协的活动方面，保平有主动，有主意，也有主创。保平还是一位勤奋的散文写手，工作之余，舞文弄墨，颇得收成，这本散文随笔集荟萃的部分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展示。

按照保平自己的划分，他把这个集子大体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记人，第二部分为记论，第三部分为记家。从这样的一个分类里，我们大致看出保平对他这批散文随笔的“厚薄”：记人第一，记论次之，记家为下。当然，这是文学，与社会伦理中的家庭道德观毫无关系。如果你并不熟悉作者，那么通过作品，你的确可以做出一些靠谱的“分析”：这批作品是作者价值观及性格特征的文学呈现；或者我们这

样说吧,至少在某一年龄段,作者是外向于社会而非内向于家庭的。这使我们比较容易从男性视角来看待保平的散文和随笔,这样我们就可以调整好心态来读作品,优质的读者是应该这样来读文学的。

保平的记论,书生剑气,谈文论史,常见犀利。保平的记家,姿态放得低,大千一尘,或童年,或怀旧,乡俚传统,器物民俗,亲情家情,也见浓烈。但依我看去,第一部分的记人,是保平的重点。例如《激越之路》,寥寥数笔,就写透了吴小七他爹,又寥寥几段,描活了陈小明;《鸡鹅游戏》写一个不融于社会的“异类”的“拼搏”、“挣扎”和出走,令人深思;《男人的爱情》是陈功的生活史,这人心眼其实好,却又眼见着“堕落”而去,时代耶,生活耶,性格耶,命运耶?《警察之死》惊心动魄,孰强,孰弱,转换之间,角色大变;《报答》更显命运弄人,不由你不唏嘘,不嗟叹;《善举》阴差阳错,一念之间,则祸福勾连。

在文风上,保平这批论人的叙事散文现小说风。中国传统小说篇幅短小,语言干练,留白深,意趣远,保平的这些散文,正是奔着这些特征去的,而且颇见语言的磨炼和功力。“此前,我与吴小七吵过一架。我无师自通地说,你姐嫁不出去,就送我做老婆好了。这个不成器的吴小七,回家竟跟他爹说了。在农村,老姑娘嫁不出去,是件丢人显眼的事。他爹就找到我,恶狠狠地说,你也半知识分子了,怎么如此混蛋呢!当初真不该救你一命。我大愧,五岁那年,父母不在家,我口渴,到江边弄水喝,不小心滑到了水里,是吴小七他爹合力救上来的。他爹其实不会水。”(据《激越之路》)

在审美上,保平这批论人的叙事散文摒弃抒情,拒绝流行,剑走偏锋,张扬个性,或可称之为“带刺的玫瑰”。这批散文中鲜见平和的人物和美好的事件,不是打架的陈小明,就是“一脸奸笑”的陈功;不是

殉情的警察,就是买枪的大贵子;不是劫车的路匪,就是盛点心的骨灰罐:“一天,包老家来了两个贵客,都戴手表,穿的确良衬衫,边上还架着两辆钢丝车。他们拿出小本子来,请包老谈谈为什么想死后火化。包老说,人死如灯灭,犹如汤浇雪。死了死了,一了百了。现在已给下人添了不少麻烦,死了还用什么寿材,大操大办呢,陋俗,陋俗。为了证明不忌讳,包老还拿出那糖罐,说是骨灰罐,自个儿到火葬场带回来的。说的那二人点头如摇拨浪鼓。”(据《糖罐》)对这类边缘人物的选择,如果不是作者文学性情的引导,也正是作者创作个性化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对这类人物的展示和挖掘,从一个新角度剖析了社会。

保平这批主要创作于2006年前特别是2003年的“记人”散文,结构完整,语言成熟,叙述完美,血性旺,个性强,总体看,是他散文创作的高峰,也该是他今后资源分配的重点方向。

我欣赏保平率直、敬业、直面社会及生活的品质,也钦佩他的活力和才气,更期待今后的某月某日,突然又读到他写人论事的妙文:最好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周围人声沸腾,甚至有开山的隆隆炮声,一气读完。

保平的文字不好在清静的环境里读。在清静的环境里,他的文字,会失去杀伤力。

2013年11月1日,合肥五闲阁

目 录

保平与《徒然书》 许 辉 1

激越之路 1

鸡鹅游戏 9

男人的爱情 13

警察之死 18

报答 21

善举 27

买枪 30

强梁 33

都毙了 37

糖罐 39

涂鸦大师 42

王蒙先生走铜都 53

我本楚狂人	60
川西散记	63
到章渡去	80
雨天的音符	83
秋天是条暗淡的河	86
二世情谊	89
月光下的凤尾竹	96
梔子祭	99
大舅妈走了	103
红叶祭	106
“门”道	109
神诸葛的来由	113
嵇中散之死	118
王安石的一段公案	129
东京烟华	135
宋江是怎样当上黑老大的？	144
我的偶像林冲	153
中国式配班子	159
一枝独秀	163
民国两大奇特婚姻	168

古人的黄段子	173
丢失的镜子	177
“三立”的伪命题	180
无言至“美”	183
性急与性缓	186
故纸堆里寻章句	188
为赋新“市”	193
《投名状》里的“投名状”	196
大家都来“炒地皮”	200
嘴巴与位子	203
地域文化的宿命	206
百年争讼	210
王门家事	218
麻绳	225
粮食问题	229
皈依之路	232
我是文人	235
儿子取名记	237
小子与老子	240
《智斗》新传	244

生日：与儿子书	247
父子对话录	252
回家过年	255
过年之琐屑	262
老父寻友记	270
春风不改旧时波	274
想陪老娘逛京城	276
 跋：徒然而书	 279

激越之路

一

我能够上高中,真是天晓得的事情。吴小七他爹早就下过结论,狗能犁田,老母猪也会开飞机?

农村土话,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我当时满世界地疯玩,给吴小七他爹提供了佐证,但难说不是他的成见。此前,我与吴小七吵过一架。我无师自通地说,你姐嫁不出去,就送我做老婆好了。这个不成器的吴小七,回家竟跟他爹说了。在农村,老姑娘嫁不出去,是件丢人现眼的事。他爹就找到我,恶狠狠地说,你也半知识分子了,怎么如此混蛋呢!当初真不该救你一命。我大愧,五岁那年,父母不在家,我口渴,到江边弄水喝,不小心滑到了水里,是吴小七他爹合力救上来的。他

爹其实不会水。

人也有走眼的时候。当年毛老爹选林彪当接班人，林彪却要抢他的位子，夺他的江山，这事怎么说呢。但我混进高中，的确是个意外，一个连正负数都搞不清的人，怎么能上高中？我笨，脑筋转不过弯来，总是惶惑，假如一颗糖果，吃到肚里了，怎么还有一颗负糖果？这事情被我儿子知道了，他就笑话我，假如一颗糖果，吃到肚里了，怎么还有一颗负糖果呢？

数学就这水平，只好在文科班混了。文科班是些什么人呢？钱慧莲老师急切地说，你们这个班大都属虎，我希望你们像小老虎，虎虎生威，虎跳龙门，考个好大学。但班主任胡兴发却不以为然，打击我们说，你们哪，都是些共产党不要、国民党不收的人！这话极具杀伤力，我就报复他，将他的绰号“胡大肚子”拆开写在黑板上，胡老师见了，大为光火，说，谁写的？你站起来！你站起来，我拿口水吐你脸。吓得全班不敢作声。

陈小明跟我一样，数学一塌糊涂兮，只好选报外语专业。那时候考大学，外语算参考分，考外语专业呢，数学也只算参考分。于是，在校园里，大家就成天看到陈小明披着个破褂子，晃头晃脑背英语的身影：

Who is she?

She is Weifengying.

Is she a worker, too?

因为英语老师是回乡知青，发音也是个二百五，以讹传讹，贩到陈小明那儿，就怎么听怎么不是个味儿了，“虎也是蛇，蛇也是蔚风英。也是蛇啊，我靠，土”。我们就起哄，土——陈小明躁，紧握拳头，抬手

就是一个直拳。当然,那不是真打,做样子的,可时间长了,他也形成了一个习惯,见到障碍物,不管是墙是树,就来两拳,结果,那床头的墙面硬是被他生生打凹了好几公分。青春期,本来就躁动,学习又上不去,烦。

当然,不总是读书的时候,有时候大家还来点穷开心,比如偷桃子就是我们的绝活。六七月里,棉苗刚起来,满眼的葱绿,正是桃熟的季节。夏天日子长,吹过晚饭,文科班的人就晃到外面,瞄准谁家桃树了,待天黑悄悄摸过去,一眨眼的工夫就上树了,三下五除二,整树的桃子就没了。日子苦,吃不饱,大家才有这下策,不是天生的坏。

一天晚上,我和陈小明几个偷桃子回来,正在享受胜利果实呢,一个中年妇女骂上门来,你们吃着死呀!我那桃子才打的农药,1605,毒死你们。棉产区的孩子都知道,1605 是剧毒农药。大家忙不迭地吐完桃子,还不踏实。陈小明说,盐水能解毒。于是,大家讨来食盐,猛灌盐水,涨得肚子直“咕咚”。有人说,我好像还头昏,大家于是跟着头昏,接着又猛灌盐水,折腾了一晚上。

冬天到了,宿舍里奇冷,陈小明就跟王子进到隔壁牛栏偷稻草铺床。两人回来时,陈小明浑身水淋淋的,奇臭,王子进却弯着腰,只顾自己傻笑。原来掉进粪坑里了。那稻草堆在牛栏旁边,扯乱的稻草盖住了粪坑,晚上看不清,陈小明就“哧溜”滑了进去。那时我们都寄宿在学校,不带洗换衣服,陈小明就裹着空心棉被,走了十几里路,回家去换衣服,第二天兴冲冲地回来,还带回不少的米粑。他妈说,米粑能驱秽气。

没想到,秽气没驱掉,娄子捅得更大了。

新麦上场了。我们那里的风俗,端午节要吃新麦粑。星期天,妈

叫陈小明去面粉厂绞面粉。轮到陈小明的時候，碰巧机器坏了。陈小明心疼，就趴到绞粉机上，从里面敲面粉，好将损失减少些。师傅不干，这是他们的特权，一天忙得要死，就是想在结束时私落一点。于是，两人推推搡搡起来。一股无名怒火蹿上来，陈小明不假思索，抬手就是一拳，只听那师傅“噌”的一下被打退到油桶边，屁股狠狠地坐在地上，一股鲜血从嘴里冒出来。陈小明傻了，没想到自己的拳练到了这分上。

师傅当即被送到市立二院。第二天上午，到安庆城卖菜的人回来了，说，严重啊，转到市立一院了。陈小明一听，慌了，大哭，说，我要到石牌去了。石牌是我们的县治，有监狱。下午，送师傅的人回来了，说没事，打的不是地方，是脾，医生说，脾最薄，拿掉就没事了。问转院的事，那人说，哪来转院了？去看电影了，是《望乡》，演日本婊子事情，特流氓。电影院在市立一院旁边。

但这事还没完，那时候还是集体制，大队要严肃处理陈小明。于是，在某次我们偷看露天电影的放映前，大队长紧握话筒，怒气冲天地吼着，北埂那个陈小明，还真无法无天呢！抬手就打人，而且很毒辣，要坚决刹住这股歪风！

至于如何“坚决刹住这股歪风”，我也不大清楚，高考临近了，大家都忙着应考。但此事显然扰乱了陈小明的思绪，当年高考他名落孙山，从此我再也没听到“虎也是蛇”那抑扬顿挫、铿锵有力的声音了。

二

大二上学期刚开学，一个晚上，我下完晚自习，正在宿舍搓衣服呢，就听门外有人喊我，伸头一看，一个高个子青年站在那里，看着我